印度之妙

(-)

今次到印度是来寻佛迹的,由于德里(Delhi)的国家博物馆内藏有佛陀的舍利,所以带团的师父要大家先在舍利塔前作个礼拜仪式,祈愿全程卅天,个个可以顺利平安蒙福得益。

博物馆有很多塑像,我不管三七廿一,拿起相机,见什么拍什么,待回家才来探讨研究。对我来说,去旅行是一种进修,我喜欢时不时的拿自己来修一修。人呀!不单只外表要脂粉妆饰,内在也要打点修整的。

乘搭著三轮嘟嘟车,在繁忙的街道上穿插,很是刺激。面对繁乱的交通车辆,驾驶的司机可以不惊不恐,不容易呀。

在印度过马路的差别很大,它不像我住在澳洲,有交通灯操控,红灯亮起,车辆全部停下来,行人可以施施然的过马路。

这里的行人想要过马路,得跟车辆抢路走。你没法站在那儿等著车辆停下来,而车辆也不会完全停下来等著你过马路。但又很奇怪,谁都不等谁,可又谁都不会撞倒谁。

这里的车辆是用汽油,也有些是用柴油,喷出的废气很污浊。上街要戴面罩,周围都是乌烟瘴气,让人感到很不舒服。

我们决定走一段路来体验一下印度的现实情况,可不要以为是说说而已,就在我们说著说著便路过街头十字路口的公共厕所,都已戴上面罩封著鼻孔,但那股来自厕所的气味很是浓厚,差点要呛了出来,据闻是因为印度人吃得辛辣,所以屎尿才会有这么强烈的气味。

很奇怪,公共厕所只见男厕而不见女厕。何解?女士们怎样如厕呢?大家有所不知了,原来呀!印度的妇女身上都是穿著纱丽,长长的布块裹著身体,大解小解,随便蹲下来就随意可解了。

这一天的见闻很有意思,究竟印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度呢?以为这里会出现问题,但 他们却可以相安无事,以为会有重重困扰,但人们却可以相处无碍。

看来, 印度是一个值得留意和学习的国家。

(__)

吞服两颗'怕那多'(Panadol),再睡一场大觉,整个人精神多了。

每次去旅行,都会带'怕那多',平时是很少用的,但去旅行就少不了它。像这几天,奔波在德里的大街小道,吸的都是人烟污染的空气,使得我本来没有病,但却好像患了大病,浑身不自在。

我们是由一位在此留学的越南法师替我们安排起居饮食。为了安全起见,吃东西都很小心,尽量的不到外面吃而躲在酒店里自己煮食,由于怕水土不服会屙呕,我们连煮东西都是用瓶装水而不是扭开水龙头的自来水。

时时得去数一数,剩下多少瓶水了?还要不要去再买多几瓶水来补充呢?

房间在三楼,没有电梯,得要爬上爬落,又抬又挽,加加埋埋,体力稍差就会感到很是吃力。

也有馋嘴的时候,想吃印度餐,但师父总是要我们尽量的自己煮食,说是吃外面的东西怕不卫生,吃了会拉肚子那就很麻烦。真觉得扫兴,来印度而不吃道地的'杂扒地'(Chapati),心痒痒呢!

有几次,我们背著师父自己上馆子,一面在吃一面却在提心吊胆,怕会拉肚子,吃完就匆匆埋单,快快赶回旅舍,守著厕所等屎屙,直教人感到啼笑皆非。现在想来,不听师父的说话才会是这个样子,怪谁呢?

清早一人独自摸到旅舍的巷口,在平时,摆著很多卖工艺品的档摊,可现在天还没很亮,做买卖的人未见摆档。一日之计在于晨,看看手錶,才八点半,未开始生计呢!

十二月的德里相当冷,不是家家都有热炉暖气的。街头上看见三几个人围在一起,中间烧个小火堆,人们就站在街边取暖。是不是寒冷会教人不想说话呢?抑或是劳动贫苦的阶层不善言语?我放慢脚步的从他们的身边经过,我留意到他们聚在一起只是围著火堆,无言不语的在搓著双手哆嗦。太冷了,没有誰愿意费力气来跟你啰嗦的。

看到这里的人很穷,但他们并不慌张也不喧嚷,很平静的样子,究竟是有些什么在 里头支撑著他们可以这样平静呢?

走著走著,看到路上横躺著一名老人,眼屎鼻涕和口水黏糊满脸,他不理睬旁人,而路过的也没人理会他。引起我的疑问,究竟印度的政府是管哪一门呢?为什么谁都不理谁?这个国家有没有制度的呀?!

见到这个老人,让我生起冲动,想要把他扶起,但他一副样子表示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了,怎办呢?这种情形,想要帮个忙也不知道应该从何开始,他没吃没住又没钱,需要解决的东西很多。而我,来这里旅行,只是一名过客,区区放下一二十卢比,帮得了什么呢?

(四)

一大清早我们就把行装整理好,数天的停留过后又要离开,有点惆怅,但是需要转身别去的时候,即使有著不捨也要捨的,更长的路在前面等著要去完成呢!

拖拖拉拉的把行李弄上车,到了火车站,走过天桥才到月台,见到火车,我们一团 六人,互相照应的把票对了,也把座位找到了,算是可以鬆一口气,跟著火车动身,查票 员开始工作,轮到我们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是搭错车!!!

什么? 上错车? 不会吧?!

再看清楚,的确是上错了。火车票上写的日期是明天。明天?有没有可能换日期呢?查票员摇头,没可能!因为火车走长途,上上落落还有其他乘客,无法更改。

我们一团六人嘻嘻哈哈的把行李又拖又拉的走出火车,觉得很好玩,这就是旅行的趣味。即使是出错,但不觉得是有什么大不了。谁也没有埋怨谁,都不作声的把它记在心间,隔些时日再拿出来谈,才是有趣呢!

回到原来的旅舍,安顿过后,剩下半天。人生路不熟,做什么好呢?就由师父领头带我们在车吼马喑的街道行禅。

连同师父,我们一行六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。对于前面有什么,我们并不在意,只是一步一步往向前行,四方八面都是陌生的景象,可也没有特别的好奇心,就在闹市里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。

这里有很多猴子,若是在树林里见到并不出奇,但三五成群的猴子在闹市里追逐就 形成好一幅生动的景象,公寓大楼成了它们的地盘,这边跳来,那边再跳去,这么样的跳 来跳去让我记起小时候,爸妈常说我们小孩子像马骝那样定不下来,现在看到,原来马骝 仔真的是一刻也停不下来。

还有,猴子见到行人会盯著看手里拿的是什么,要是有得吃的,尤其是香蕉,猴子就会急急追上来。有个形容词叫做'猴急',在这里看到猴子这个样子,我哈哈大笑,立即就会意,猴急是真有这回事的。

从火车站走出来,我们在路边租车,跟司机讨价还价,一辆七座小巴载我们六个人游半日的旅游景点要七百卢比(约十五澳元),消费相当低,做大半天才挣得区区一点钱,而他们也能过生活。回头看看我们这些住在外国的人,薪水比他们多挣很多,但却似乎还是不够用来应付。我觉得很有反省的必要,想想看,谁该羡慕谁呢?

不过,景点入门票就有分类,本地学生的收费是十个卢比,但外国游客则是二百五十卢比。相差很大,却又没法混进去,以至每次购票要掏钱的时候都有点肉痛。

实在来说,旅行真的是花钱买难受,尤其是来印度,像我们这种要向自己挑战的人,推著行李上火车落火车,还得背著背包拾级爬山摸进山洞找佛去,路并不好走,但又不是不能走。其实,只要走过了,很多事与理就会明白过来。原来呀!智慧不是从经典爬出来,而是靠亲身的经历走出来的。

为了寻找佛陀,或者应该说是为了寻找自我,我差不多要崩溃,艰辛旅途,实在吃不消。而浩瀚法海里面,我什么都摸不到。佛祖离我很远,一路上的苦呀难呀,我要怎样才能超越渡过呢?

每到一个地方,就涌来一大群老妇弱儿的乞丐,对著一只一只伸过来的手,我没胆量把裤袋的钱掏拿出来;见到一双又一双求助的目光,我只是低头拔脚而逃。老实说,在这种情况之下,我为自己有此反应感到羞惭,穷苦是那么可怜,穷困又那么可怖,而平日口里常说什么布施助人,轮到事情临头,我却是什么都没给。大乱起来,可能就会脱不了身,怎算呢?

太可怕了,这么多的乞丐蜂拥过来,让我从中体认到一种出自人性原本就有的自私。每个人都有一个'我'在内,而'我'是会在心里作祟的。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的'我',都不想让这个'我'去惹麻烦。而我,也不例外。

在这边,看到的人们是过著贫穷的生活;在另一边,见到的牛在散慢的踽踽而行。村民很穷,但他们对牛很好,让我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很有意思,可以容许人和动物和平共处,好一个和谐的景象呀。

那位司机兼导游跟我们说,印度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,在这里你想怎样就可以怎样。有钱的固然有房屋住,而没钱没房屋的也不用担心,有屋的住屋,无屋就露宿。即使走投无路也不用害怕,露宿街头的人很多,在印度是没有人会寂寞的。

路过贫民窟,看到很多都是无瓦遮头,而他们若无其事,无可又并无不可,反让我从中看到作为穷人有种好处,不用供屋不用还债,没有负累,不用头痛呢!但可别以为他们是一无所有呀,他们有的是金钱换取不到的自由!!!

有时候,我觉得像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很肤浅,看事情只看表面,以为第三国家的人民很贫穷,需要给予物质金钱的援助,焉知道,金钱物质在很多时候是贪污罪恶的形成,并没有彻底去解决落后穷困的问题。

在印度的这几天,发现到贫穷的糟糕在于得不到合理的对待,有些人是穷久了,被 欺压惯了,已经失去发奋向上的能力。想起来有点心痛,不知市面所兜售的仙丹灵药,是 否可以让印度人服用过后,会把原有的高度智慧文明复苏过来?

(六)

今天是另一天,不用推拉行李上火车赶路。啊!感觉上,这是舒服的一天。

我们可以稍为轻松的赖在床上,伸够懒腰才起来,人也清爽多了,再讲点笑话,让大家释怀欢笑,辛苦的旅途都能一笑置之的。

一组五个人再加上带团的法师,我们相处得很好,有时要走沿途艰辛的道路,大家就互相照应,以为山路难行,担心会走不上去,但团友递上一张湿纸巾来,接过手,抹一抹脸上的汗珠,人便醒神过来,又可以往前迈进了。

就这样子的跨过一座山又一座山,走完一段路又再一段路,我想说的是若非团友们的互相扶持,可能也走不过来呢!感恩感恩!

在印度这里,拍照是最让人开心的事,尤其是遇上少年郎和小姑娘,他们会高兴的 摆姿势,让你来拍照。然后又示意叫你也站在他们中间,再拍张合照。拍完了,各有各挥 手,才带笑离去。置身其中,让人充份感受到摄影的乐趣。

从澳洲这么远的一个地方,来到印度这么一个充满神奇的国度,多天来的所见所闻,似是揭开了神秘的面貌,其实神秘的背后有著别的神秘传奇。像我这样一个外来人,又怎可能在三几个礼拜摸得懂印度呢?还是来前所说的那句话:我,对印度并不了解。

我是因为学佛多年而想到也应该来印度,要了解一下佛陀成长弘道的这个地方,于是踏上印度之旅来寻找佛陀的事迹。我发现到,我在寻佛的同时,也寻到一个不为人知的"我"。原来呀!我并不是旁人以为的那么强大,我也有胆怯的时候;我并不是外人以为的那样什么都能,我也有走不上去的时刻。这个发现,没被吓著,倒是让我知道,我应该谦卑,我应该好好去忏悔。

不来印度还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个样子,站在车马喧嚷的街道上,在滚滚红尘的闹市里,我是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,但有时却又感到面前一片迷茫,并不是没有方向,而是要走的路使我迷乱。我便呼唤佛,在一声一声的念佛里头,我平静下来,然后想到当年佛陀捨弃皇室的荣华富贵,以苦行来悟道,很不可思议。而我现在,才那么几个礼拜,算得是什么呢?

说起"苦",看法是因人而異,有些人看"苦"并不是苦,只是想藉著吃苦来让自己升华。印度民间流行一首歌谣,是关于印度人吃的大饼,歌词是这么唱:"火啊火,要烧就尽管烧吧,若是承受不了火的煎熬,哪里还能烤得成大饼呢?!"

听到吗? 当我们手上拿著大饼放进口里吃的时候,可有听懂大饼的这段心曲?

(七)

一路见到的凌乱景象令我想到一些住在外国的印度人,难怪总是觉得有点怪怪,现在看来,那是文化的差异。不瞒直说,我生不起平等心来,谁说人人平等?在印度这个社会,根本没有平等这回事。作为外来人,我是很难对印度这个社会产生认同,印度所出现的不平现象,想必有它不平等的存在理由,只是我们住在外面透视不了而已。

印度人是乐于助人的,就像那天,租来的车辆停在路边开不动的时候,我们几个人坐在车里正在焦急不知怎算好,就见远远有两个年轻人走过来,用印度话跟司机说了两三句,便走到车后替我们推车,三两下子,车走动了,司机扬一扬手算是道谢。我们回转头望,两人的身影离开视线渐渐地愈远愈小,他们给人帮个忙并没有要求回报,多难得呀。

可是,也要小心,有些帮忙是会变成帮倒忙的。

那是有一次,我们从一个城市进入一个乡镇,由于没有地图指南,而且街道又没有街名,夜黑深沉,司机团团转的找方向,见人就问路,问了好几个人,可是呀!这个人指这个方向,那个人指那个方向,我们走著不知方向的方向,在深夜里,摸黑大半个钟头,把我们急得不得了。有种人,懂也不懂,但要表示友善助人,会乱指一通。真是一场教训呀!人言不可尽信。

这次出游可以说是很有意思,就靠自己去观察,再加上用心去体会,比起一般的旅游,我看到更多也体会得更深。有时,也不知道这是好或不好?因为印度的现实一面,往往让人见了会心痛,不是普通的痛,而是在痛的里面还藏著另一种痛。我有几次要强硬的叫自己别转面别去看别去想,但在里头却还是恻隐作痛。

我问自己,这些痛对我的人生,究竟会产生什么作用?我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出游,去找寻一种又一种痛的来源?

痛,何时才能止呢?

朝圣之旅总共是四个星期,起点是印度的德里,最尾一站是尼泊尔的临碧尼(Lumbini),然后就散队,我的团友们继续去加曼都(Kathmandu),而我是由于买了澳洲阿德雷得飞印度新德里来回票,所以要跟随师父返德里。

半路上,师父带我去探访位于尼泊尔近印度边境的一所学校,师父说是进去看几位孤儿。那是多年前,由一群越南人发起兴建的孤儿学校,起初搞得很大,有很多善心人士钱捐出来做慈善,可是不擅处理,又管理不当,于是政府把学校接收。原本是为孤儿而设的学校,现在孤儿只属于寄读,现时共有九名,由一名尼泊尔女子看管这些孤儿学生。

该女子看上来不到三十岁,专门负责安排孤儿就学以及管理善心人士捐款的账目。 她看到有人来探便诉苦,说是当初找她来看管孤儿读书,过手之后就不见有人拿钱来支付 消费。

她说:我一个人要应付这班孤儿很吃力。一边在说,一边泛出泪光。

我在一旁听著,想到自己的口袋里还有一些美元,于是我走到边旁,静静地抽出两张,不出声的就塞进她的掌心,并跟她来一个深情的拥抱,我用我的肢体语言告诉她:我 很感激和敬佩她为这些没爹没娘的孤儿献上个人的青春岁月。

低下头来看自己,虽然有一颗善心,也有很多善念,但讲到要行动,可却因为这, 又因为那,并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事情来。

此刻的我,看著面前这位姑娘,有点自惭形秽呢!

(九)

明天就要离开印度飞回澳洲,这段日子不算短,可快要结束了。

一个人走出旅舍,在小巷里看两旁摆卖的小档摊,这里是西藏人聚居的地方,摆摊的货品都是西藏人做的手工艺,七彩颜色很有特色。但是我看著看著,并没有想要购买的欲望。这个旅程让我的心情负荷过重,一路走来所见到各型类别的困苦与悲愁,令到此刻的我,实在不想带,也带不动呀!

不远之处停著一辆三轮人力车,破破烂烂的引起我的注意,多看了几眼,车夫便过来,问我要不要上车?我看著他,再看他的车,也想好心的给他做点生意。于是指手画脚的跟他讲:我想上街,不用下车,就游一圈,然后再回来。他连连点头表示可以可以。我问他想要多少钱?他用手伸出五个手指算是要五十卢比。并不算多,看来他还挺老实呢!

我就这样的让这位个子瘦小的车夫, 骑踏著一辆残旧的三轮人力车, 载我'游车河'。

经过的地方很是落寞,一股寒风袭来,有份哀痛沾染著我。究竟怎么啦?如果我要跟著感觉走,是会没完没了的。这段历程,让我见到苦海无涯,要是还不懂得回头,还学不会转化,那就糟糕了。

只见前面的车夫,很卖力的踏著他的那辆走来发出音响的三轮车,他高声的向路上的行人打招呼,他一副神气的向街头的露宿者展示,他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;他掩不住喜悦的要告诉大家,他今天运气好,有游客坐他的车,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

我把这些都看在眼内,也看到自己身为游客,能够这样给他带来鼓舞,我觉得很有 意思。

到巷口,该下车了,我拿出一百卢比,并伸出我的大拇指,向他表示我很满意他的服务。马上的,他眼内显出一抹光,黑黑的脸上有阵喜色,望著他的表情,我领会到什么叫做为善最乐。

这段日子以来,让我渐渐地知道,去旅行,尤其是来到这种地方,不是观光,而是 应该做点什么,得要透过行动,才会显出意义。 我看我自己,从遥远的澳洲来到这儿,一个人在印度的大街小巷流连,有些什么目的呢?不瞒直说,我想从人生去启发人生,想借人生的意义来活出有意义的人生。

(十)

放慢脚步的在街上漫行,我打著妄想,一边走一边在想印度这个地方,普遍贫穷的社会现象,该用什么心来面对呢?我知道分别心是不该有,但平等心又谁人有呢?我被路上所见的景象困扰著。

迎面来了一名老人,在喃喃自语,曲著身体走路,很苦恼的样子,见了让我也觉得苦起来,走上前去,递给他十个卢比。想是我的行动来得突然,这位老人瞠目怔了一怔,有感于钱从天降,连忙把钱接过手,向天向地拜了几拜,又向前向后,再向左向右,不停的拜。

我不忍看下去,便大步走过,隔一段路再回头看时,他的踪影经已远去,留下我一 人在吁嗟他这种可怜的人生。

这位孤苦的老人让我看到"我",想想看,自己是多么幸运呀?!原来的我是住在越南,沦陷之后,生活艰难,于是我冒著生命的危险去投奔怒海,幸而劫后重生,并得到澳洲政府的人道收容,因此而过著幸福的新生活。

这是轮回抑或是一场往生呢?大难不死,劫余生还,能够在西方国家过丰衣足食的 日子,多么侥幸呀!一场转机,便展现出不一样的人生。

此次来到印度,路上见到的种种教我生起感触,并得到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,我由 衷的感恩感恩。

回到家里,沉淀过后,我把它写下来,有很多感受很微妙,都是旅途上的所见所感, 其中有苦有恼,也有喜有笑,总括来说,都很"妙"。

于是, 把本文的题目叫做《印度之妙》。

-完-

36 屈 馮玉玲